

山西地方戏曲丛书

第78

梵王宫

(中路梆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梵王宮”是我省地方劇中傳統劇目之一。原劇并列着两条綫索：第一条是耶律含烟于梵王宮見花云射雕，陡生愛慕，后因其兄霸娶刘雪娘，花云假扮雪娘到耶律家，得与相会成亲。第二条是耶律寿于桑園見韓枚妻刘雪娘貌美，欲圖霸占，韓枚被迫質妻。后韓枚夫妻与花婆、花云定下里应外合之計鏟除了惡霸。

整理意圖是想使反霸和爱情的两条綫索緊密的結合起来。因之：

一、增加了耶律兄妹矛盾的情节，使內外矛头都朝向耶律寿；期圖讓两条綫索搭起勾来相輔并行。

二、“借銀”一場移在“桑園調戏”之后，加重耶律寿有意拉攏韓枚，欲謀其妻的險毒行为。

三、壓縮了場次，力求精練集中，把原二十七場整理为十二場，去掉了那些水詞、冗詞、官詩、官对，換上有目的的對話和唱詞，并加强对耶律含烟性格發展的描繪。

整理本主要是根据“蒲州梆子”名老艺人王存才和“中路梆子”名老艺人王玉山的口述記錄，并参考了內蒙实验劇团的改編本（尤其“公堂逼供”一場，原無雪娘罵堂情节，是內蒙改編本中新增加的，我們見過王玉山同志的演出，觉得這一場很好）进行修改的。

初改本曾参加一九五五年八月本省小型观摩会演的演

出。会演中听取了領導上和与会代表們的意見，又在本省第一期戏曲編导講習班中，蒙中国戏剧家协会刘迺崇同志提出了不少宝貴的意見和省文化局剧目組同志們的帮助；在排演中，演員同志們也提了不少意見，又进行了修改，初步定稿。

赵步顏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梵王宮

整理者：趙步顏

人物：

劉福通 知客僧 虎面僧
韓 枚 劉雪娘 花 婆
花 云 郭光清 耶律壽
駝 氏 耶律含烟 胡 賈
差 役 僧 人 家 丁

〔韓枚偕妻劉雪娘

上。

韓 枚：哪位听事？

知客僧：噢，原来是韓相公到了！

韓 枚：正是。我夫妻帶來
劉雪娘

第一場 射 雕

〔洛陽城外梵王宮
禪院內。

〔远远傳來鐘鼓
聲。知客僧上。

知客僧：（念）

打扫拜壽堂，

信士來十方。

今日師傅壽誕之期——

一言未盡，眾家施主拜
壽來也。

壽鞋一双，与我岳父拜

壽來了。

知客僧：你夫妻不是外人，
師傅現在壽堂，只管進
去也就是了。

韓 枚：如此請！（同下）
劉雪娘

〔眾僧引眾拜壽人

捧壽禮陸續穿台過。花
婆偕兒花云同上。

花 婆：兒啦隨娘來。師傅
請了！

知客僧：花婆婆到来，我这儿稽首！

花 婆：好說。老身帶了我兒花云與老禪師拜壽來了。

〔郭光清內喊：

“老姐慢走！”上。

郭光清：俺郭光清，與老師傅拜壽來了。

知客僧：我家師傅正在壽堂等候，快快隨我來。

花 婆：師傅請！

〔眾同下。

〔駝氏、耶律含烟

偕丫環同上。

駝 氏：（唱）

三月里來好風光，

耶律含烟：（唱）

姑嫂閑游到廟堂。

駝 氏：（唱）

梵王宮果然修得好，

耶律含烟：（唱）

青磚碧瓦甚輝煌；

駝 氏：（唱）

松柏參天遮日月，

耶律含烟：（唱）；

迴廊曲折游人忙；

駝 氏：（唱）

大佛寶殿鐘鼓响，

耶律含烟：（唱）

烟云繚繞焚檀香。

駝 氏：小姑娘，你看如何？

耶律含烟：這梵王宮果然不錯。

駝 氏：今日是這里老和尚壽誕之期，四方善男信女通來拜壽，少時拜壽的來得多了，才更熱鬧哩！

耶律含烟：嫂嫂，你看那旁有人來了。

駝 氏：正是那老和尚。你我閃在一旁，看個熱鬧。

耶律含烟：盡在嫂嫂。

〔眾僧引劉福通、韓枚、雪娘、花母、花云、郭光清等人上。兩邊拜壽的、看熱鬧的同上。

劉福通：眾位施主，光臨敝寺，老僧稽首！

众：老禪师寿比南山，
长生不老。

駝氏：老方丈在上，耶律
寿之妻駝氏——

耶律含烟：耶律寿之妹含
烟——

駝氏：今日偶游宝刹，
耶律含烟：聞說是老方丈寿誕之
期，特來頂礼！

刘福通：貧僧怎敢劳动夫人
小姐！当不得。

駝氏：当得了。（施
耶律含烟：礼）

刘福通：如此愧受施礼了。
〔空中鳥叫。

刘福通：徒兒們，空中什么
鳥喧叫？

知客僧：待弟子看过。（看）
啓稟师傅，空中飞来皂
雕，左盘右旋，不肯飞
去。

刘福通：噢！（看空中）哈
……花壮士！

花云：师傅。

刘福通：是你方才言說，能

挽强弓射雁，如今風云
会集，何不当众一試？

郭光清：着着着！甥兒，你
就試它一試。

花云：待弟子看过。（看）
小小皂雕，射它落地有
何难哉。（唱）

老禪师他命我試試
手段，

挽一挽袖兒撩衣
衫。

金翅雕在空中两翅
大展，

搭上箭定射它落在
平川。

〔弓弦响处，皂雕
落地，众皆喝彩，含烟
惊喜。

刘福通：（唱）

小花云箭法高人間
罕見，

真乃是英雄出少
年。

众弟子你与我打鼓
击点。（知客領
命下）

〔游人漸散。

駝 氏：小姑娘，游人俱已
散去，你我也回去了
吧！

耶律含烟：就依嫂嫂。

駝 氏：老方丈，我們告辭
了。

刘福通：老僧不送了。

〔駝氏、含烟下。

刘福通：（唱）

到禪堂南华經念誦
一篇。（率众
下）

〔花云最后下，作
射雕勢，含烟暗上，偷
觀。二人碰頭，互看、
有意，含烟羞避，花云
下。

耶律含烟：呀！（唱）

这一位少英雄真乃
罕見，

武艺高人才好亞賽
丁山。

他开弓把皂雕射落
地面，

但不知他是那誰家
兒男。

〔駝氏上，暗觀含

烟。

駝 氏：小姑娘，小姑娘，
哎！小姑娘！

耶律含烟：呃、噢，嫂嫂。

駝 氏：小姑娘，这就是你
的不是，为何独自一人
又回到这里？害得我到
处寻找。

耶律含烟：这——

駝 氏：还这个那个哩！

耶律含烟：嫂嫂非知，方才
妹妹行走慌忙，失掉金
釵一枝，故而回来寻
找。

駝 氏：可曾找到？

耶律含烟：嗯、噢，找到
了，找到了。

駝 氏：既是找到了，随嫂
嫂回去了吧。

耶律含烟：嫂嫂，我来問你，
适才那一射雕的少年，
他是誰家的兒子？

駝 氏：你問起这么？嫂嫂
倒略略地知道一二。他
名叫花云，花婆之子，
洛陽城外花家庄居住。
小姑娘你問他作甚？

耶律含烟：这个——嫂嫂，
我看他不叫花云。

駝氏：小姑娘，他叫什么？

耶律含烟：他好比在汾河灣
前打雁的薛丁山一般。

駝氏：你好不知羞臊！
（唱）

他名兒叫花云打雕
射雁，

母子們家貧窮流落
河灣，

每日里吃不飽三餐
茶飯，

他怎比唐朝里薛氏
丁山？

耶律含烟：嫂嫂差也！

駝氏：差也？一点也不差。

耶律含烟：嫂嫂！（唱）

姜太公不得時也曾
賣面，

遇文王保周朝八百
八年；

三齊王他也曾乞食
討飯，

到後來敗楚兵九里
山前。

小花云雖貧窮英雄

好漢，

我嫂嫂小量人所為
哪般？

駝氏：（唱）

小姑娘比古人見識
非淺，

只可惜他与咱天差
地懸。

千金女再不要說長
道短，

回家去見你兄休提
此言。

小姑娘，天氣不早，隨
嫂嫂回去了吧！

耶律含烟：嫂嫂前行。

駝氏：隨上！（下）

耶律含烟：唉！（唱）

既然是不該相識何
必相見，

要相見除非是夢里
往還。（下）

第二場 頂 嘴

〔萬戶府客廳。〕

〔耶律壽上。〕

耶律寿：（唱）

我先君耶律楚武艺

甚好，

随世祖进中原立下

功劳。

官封为万户府爵祿

非小，

有某家襲伯爵自在

逍遙。

每年間領俸祿伸手

就到，

家業大銀錢广妻美

妾嬌。

家常飯总不如閑花

野草，

每日間閑游逛好求

窈窕。

清早間妻和妹前去

逛庙，

日过午未見回所为

哪条？（坐）

〔駝氏偕含烟上。

駝氏：（唱）

天色过午回家轉，

耶律含烟：（唱）

滿腹心思对誰言！

見過哥哥！

耶律寿：罢了，一旁坐下！

（駝氏、含烟坐）出外

游春，为何这般时候方

才回来？

駝氏：这个——

耶律含烟：我姑嫂在楚王宮

貪耍了一时，故而回来

得晚了。

耶律寿：这就不是。一双年

輕妇女，應該早去早

回。（含烟低首不語）

哎呀妹子！兄有一言，

早要給你言講。

耶律含烟：哥哥言講什么？

耶律寿：如今爹娘俱已去

世，你也长大成人。自

古道：“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哥哥已替你

选下一門佳婿，不日送

你出閨，也了却我夫妇

一桩心事，不知妹妹心

意如何？

耶律含烟：这个——

耶律寿：妹子呀！（唱）

完顏弥有一子名叫

呼罕，

他的父在朝中执掌

大权。

論人才論武艺人世

少見，

洛陽县他占有千頃

良田。

元宵节他也曾見你

一面，

托大媒持紅帖來提

姻緣。

駝 氏：真是一位好官人，

他父又是一位王爺。再

也找不到這樣一位十全

十美的郎君了！

耶律含烟：哥嫂呀！（唱）

實感激哥嫂們好心

一片，

為妹妹終身事費盡

心肝。

只是我還處在年紀

幼淺，

婚姻事望哥嫂容后

緩談。

耶律壽：（唱）

難道說這親事不稱

心願，

你竟在我面前推四

阻三。

嫁這樣貴公子福氣

不淺，

門又當戶又對天配

姻緣。

駝 氏：小姑娘，就依你家

哥哥，把這門親事從下

了吧。

耶律含烟：妹妹不願嫁人！

耶律壽：什麼！（唱）

王爺家公子你不

願，

難道你還想再高

攀？

耶律含烟：（唱）

哥哥莫要氣滿面，

妹妹豈是為高攀！

耶律壽：（唱）

門當戶對你不願，

不為高攀為哪般？

莫非你要嫁貧窮

漢，

終朝每日受飢寒？

耶律含烟：（唱）

倘配才郎稱心願，

貧富不在我心間。

耶律壽：呸！（唱）

給你臉來你不要

臉，

說話全不害羞慚。

好你个賤貨！你母与我父作妾，生下你这个丫頭，我把你当作亲妹妹看待，才替你訂下这門好亲事，你反来不知好歹，放着送上門的福气不要，說什麼“不願嫁人”，講什么“称心如願”，嘿嘿！願也罢，不願也罢，亲事訂妥，由不得你了！

耶律含烟：哥哥呀，哥哥！妹妹与你好言講話，你为何辱罵于我？你我虽是同父異母，难道就無手足之情了！

耶律寿：难道我害你了不成！

耶律含烟：妹妹說过不願嫁人！

耶律寿：我也說过亲事訂妥，万难更改！

耶律含烟：哪个訂妥的？

耶律寿：是我！

耶律含烟：你未曾与我商議！

耶律寿：我是一家之主，用不着商議！

耶律含烟：我不从！

耶律寿：要你嫁！

耶律含烟：我不从！

耶律寿：要你嫁！要你嫁！

（下）

耶律含烟：这……（頹然坐下）

駝氏：小姑娘，事情既是这样，諒也不能挽回。你哥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何必自寻苦吃。

耶律含烟：嫂嫂，当真就不能挽回了嗎？

駝氏：小姑娘！（唱）
小姑娘該从下这門亲眷，
比起那射雕人强过万千。

咱祖上有規矩元不嫁汉，
你就是胡思想也是枉然。

耶律含烟：呀啐！（唱）
平素間我把你心腹相看，

我嫂嫂你不該信口
濫言。

這門親縱然好我心
不願，
這與那射雕人什麼
相干？

駝 氏：這——小姑娘！
（唱）

嫂嫂說話失檢點，
妹妹何必犯怒顏。
來來來隨我回房
轉，

嫂嫂與你把心寬。

耶律含烟：早死的娘呀！
（同下）

第三場 調 戲

〔郊外。

〔花婆偕雪娘同

上。

劉雪娘：（唱）

貧窮人渡光陰全憑
織紡，

花 婆：（唱）

受不過官府里催款
要糧。

劉雪娘：（唱）

四月里庄戶人把蚕
來養，

花 婆：（唱）

今日里到桑園前去
采桑。

劉雪娘：（唱）

這幾天未曾到桑田
、來往，

花 婆：（唱）

又只見桑葉兒嫩綠
油光。

他韓嬋嬋，你看今年的
桑葉甚是茂盛，待我上
樹去采。

劉雪娘：慢着！老嫂偌大年
紀，倘若摔將下來，如
何使得！

花 婆：老身雖然年近，頗
有力氣，不妨事的。

劉雪娘：慢着，慢着！用竿
兒打也就夠了。

花 婆：如此也好，我打你
拾。

劉雪娘：有勞老嫂！

〔花婆、雪娘二人
采桑。

刘雪娘：（唱）

花老嫂果然是身强
力壮，
手舞动竹竿兒輕巧
非常。

花 婆：（唱）

今年的桑条兒又粗
又壮，
綠油油好桑叶聞着
也香。

刘雪娘：（唱）

好桑叶落下来随風
飄蕩，
一霎时我撿了滿滿
一筐。

花 婆：（唱）

韓嬌嬌你今天精神
倍爽，
多采桑多养蚕好度
时光。

〔耶律寿带管家胡

賈上。

耶律寿：（唱）

閑無事带胡賈东游
西逛，
又只見桑園內有人
采桑。

有一个老媽媽手揮
竹杖，

桑蔭下站的是美貌
姣娘。

胡賈，这是何人家的桑
園？

胡 賈：这是韓枚家的桑
園。

耶律寿：胡賈，你来看，那
桑蔭之下，一位美貌的
妇人，她是何人？

胡 賈：伯爷，你問的是她
嗎？

耶律寿：正是。

胡 賈：那是韓枚之妻韓大
娘子，梵王宮老和尚刘
福通的女兒，名叫刘雪
娘。

耶律寿：韓枚乃系世家子
弟，怎的叫娘子出来采
桑？

胡 賈：这几年变成穷光蛋
了。

耶律寿：胡賈，領伯爷桑園
游玩游玩。

胡 賈：是。呀，閑人閑
开，伯爷进園来了！

花 婆：什么人胆大，竟敢
闖进桑园？

耶律寿：某家耶律寿！

花 婆：哦！原来是伯爷到
此，老身出言冒犯，伯
爷恕罪。

耶律寿：不知者不怪罪。花
婆，身后何人？

花 婆：这——那是韓枚之
妻，韓大娘子，伯爷問
她作甚？

耶律寿：噢！原来是好友之
妻，仁嫂在此！花婆对她
去說，某家要与她見礼。

花 婆：素不識面，不見也
罢。

耶律寿：哎，我与她丈夫素
日交好，朋友之妻，难
得見面，讓小兄弟見見
礼，这有何妨？

花 婆：这——如此，待老
身上前說过。

耶律寿：快去，快去！

花 婆：他韓嬌嬌，伯爷要
与你見礼。

刘雪娘：素不識面，見的什
么礼？

花 婆：我也是这样講，是
他言道与你丈夫素日交
好，朋友之妻，見見何
妨。

刘雪娘：这——

花 婆：有老身在此諒也無
妨。

刘雪娘：如此对他去說，我
的礼到。

花 婆：伯爷，韓娘子礼到。

耶律寿：花婆退后。嫂嫂請
来，弟我这厢有礼了。

刘雪娘：我这厢还礼了。

耶律寿：豈敢，豈敢。花婆
請过来。我想韓兄乃書
香門弟，世家兒郎，就
無有几个侍女丫头，怎
的讓賢嫂出来采桑？

花 婆：妇人采桑乃是平常
家务之事，算不了什么。

耶律寿：話虽如此，只是叫
我們做朋友的么，看着
不忍。賢嫂，回家对我那
韓兄說知，叫他去到我
府，多拿些銀两，买上
几个侍女丫头，以免賢
嫂受这等劳碌之苦。

刘雪娘：这——

花 婆：他韓嬌嬌，謝过伯
爷。

刘雪娘：嗯，謝过伯爷。

耶律寿：哪里，哪里，单等
事成之后，要你么——
重重地謝我一謝，哈哈
……（調戏）

刘雪娘：（变色）老嫂过
来！你我妇道人家在此
采桑，豈是外人游戏
之地，叫他主僕快快走
去，如若不然，我与他
大大沒趣！

花 婆：伯爷，男女交言，
多有不便，前面景致許
多，別处游玩去吧！

耶律寿：这——

花 婆：什么？

耶律寿：噢噢，我就告辞
了。（唱）

韓兄回你对他一一
言講，

到我府拿銀錢去买
梅香。

叫胡賈你領我別处
去逛，（回头看）

刘雪娘：哼！

花 婆：別处去吧！

耶律寿：唉！（唱）

这佳人引得我魂魄
飛揚。

生的不錯，生的干淨！

（帶胡賈下），

刘雪娘：好狂徒！（唱）

狗强徒在桑园行为

放蕩，

無故地調戏我理上

不当。

我虽然穿布衣貧穷
模样，

豈容你狗强徒肆意
輕狂。

好狂徒呀！

花 婆：他韓嬌嬌，不必难
过，好在狂徒業已走
去，咱們回去了吧。

刘雪娘：唉！（同下）

第四場 遇 難

〔花婆家。

〔郭光清上。

郭光清：（唱）

恼恨官府害百姓，
穷苦之人难謀生。
某家曾把私鹽販，
官家追捕不放松。

老姐可在家中？

〔花云上。〕

花 云：何人叫門？

郭光清：甥兒，連你舅父的
声音也听不出来了？

花 云：舅父到了，待甥兒
与你開門。（開門）舅
父請到家中叙話。

郭光清：要到家中。（進
門，坐）你母哪里去了？

花 云：桑園采桑未歸。舅
父到此何事？

郭光清：只因我販賣私鹽，
官府追我甚急，來到你
家躲避幾日。

花 云：舅父就該多加小心
才是。

郭光清：那是自然。甥兒在
家務干何事？

花 云：每日深山打雁，孝
敬母親；回得家來，早
晚習學拳棒。

郭光清：那日梵王宮，甥兒

箭射皂雕，果然好箭法！

花 云：那是我母親手指
點。

郭光清：好箭法呀！哈哈……

（唱）

母親英雄兒好漢，
強將手內無弱兵。
甥兒好好學本領，
除暴安良救黎民。

花 云：（唱）

還望舅父多教訓，
助你甥兒早成人。

待甥兒後院習演拳棒一
回，就請舅父多加指
點。

郭光清：好好好，即刻前
往。（同下）

〔二公差上。〕

甲公差：老爺出籤票，

乙公差：捉拿犯罪人。

甲公差：伙計，咱們老爺出
下籤票，捉拿郭光清，
有人看見他奔這花家莊
來了。

乙公差：這裡就是他姐姐家
的大門，門戶大開，你
我進去。

甲公差：慢着，慢着！这花婆子一身的好武艺，咱们要小心提防。

乙公差：不怕，不怕，只有打差人的官，没有打差人的老百姓。（进门）郭光清可在？

〔花云上，郭光清暗跟上。

花云：呸！什么人敢来我家大呼小叫！

乙公差：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不必多言，哪个是郭光清？

郭光清：俺便是郭光清。

乙公差：就是你呀，带上走！（持锁要带）

郭光清：慢着，（抓住锁链）带俺则甚？（摔乙公差倒地）

甲公差：（上前）是你私盐案犯，我家老爷出下籤票，命我弟兄二人前来请你……

郭光清：可有俺的名字？

乙公差：伙计拿给他看。

郭光清：拿来我看！（看

票）郭光清、郭光清！果有俺的名字。

乙公差：还能错了！带上走！

花云：慢来！（向郭）等我母亲回来再作道理。

郭光清：甥儿莫管这事，看那狗官能把俺怎样？拿锁来！待俺自己带了。

正是：自己犯罪自己当。

乙公差：有錢买你出公堂。

郭光清：大爷有錢，只怕你不会花。

乙公差：你有銀子，我就会花。

郭光清：你来！

乙公差：你走！

郭光清：你来！

乙公差：你走！

郭光清：哈哈……

乙公差：他还笑哩！

甲公差：走吧！（二人带郭光清下）

花云：赃官将俺舅父拿得去了，待我报与母亲知道。（欲行，花婆上）母亲回来了！